

法國革命新浪潮

魯凡之

1

近日報載法國鋼鐵工人大暴動，抗議政府因經濟不景而「收縮」鋼鐵工業的計劃（將導致三百五千鋼鐵工人失業）。據說有千多二千工人集體來到巴黎，「佔領」了艾菲爾鐵塔，並在戴高樂機場前與警察大打出手；而在法國主要的鋼鐵工業區——東北部邊境的洛林省（LORRAINE），不僅有工人佔蔽，在公路、鐵路設置路障，甚至在街上與「防暴隊」「武鬥」，發生槍擊事件。法國人示威遊行，早已是家常便飯，但演變成上述的嚴重情況，却是十年來所未有！

2

記得去年剛抵法國時，正遇著一九六八年「五月革命」十周年，巴黎通街貼著「一九六八，革命！一九七八，什麼？」（"1968, R'EVOLUTION! 1978, QUOI?"）的海報，起初還以為只有若干「極左派」團體關心此事（「極左派」一詞，在法國是「毛派」——不管親中國還是親阿爾巴尼亞、「托派」、無政府主義、統一社會黨的總稱、通稱、自稱），但不久便知道，原來絕非如此，而是幾乎整個社會都對這段歷史表示緬懷。各大報、電視台均興緻勃勃地組織討論，後者更連續幾個星期在「黃金時間」內播出以「五月的歷史」為題的紀錄片；在「龐比杜中心」，法共影響下的總工會（C.G.T.）亦公開放映他們拍攝的當年革命實景，每場無不「爆棚」。

大概有兩大原因，使得法國社會如此難忘「一九六八」：（一）當年直接捲入這項大運動的羣衆實在太多了，從其時的「革命家」搞手到普通參與者，即使十年來生活和心境都有了很大變化，但「傷感懷舊」也好

、「繼續革命」也好，內心裏總憶念著，那個真正浪漫主義的時代。（二）幾年來，法國經濟每況愈下，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加深，羣衆不滿情緒不斷化為社會行動，雖然基本上貫串著顯著的現實主義動機，與十年前比較理想主義的色彩不同，但「一九六八」，總是一個社會反抗的象徵。現在，「一九七八」已經過去，人們亦很難說那究竟是「QUOI」？其實，不僅法國，整個世界基本上都差不多，六十年代末是一個世界革命的總高潮：中國「文革」、越南「春節攻勢」、美國黑人暴動與「新左派」運動、法國「五月革命」、意大利「紅色都靈」、捷克「布拉格之春」、波蘭多次工人造反、南斯拉夫「六·二」學生革命、日本「反『安保』鬥爭」、國際反美侵越運動、……。但七十年代末又是什麼呢？

革命仍在退潮之中？還是正處於或接近於舊退潮與新來潮的轉折？在法國，則有不少跡象顯示是後者。我們知道，法國一九六八年革命基本上由三大羣衆運動相互推動而成：（一）學生的「教育革命」運動；（二）以「反越戰」為核心的國際性反美反帝運動；（三）廣泛包括工人階級、小資產階級、中產階級以至農民的經濟性、職業性、社會性運動。假如按照這種大體上的看法，則此三大因素在一九七八年，都存在著並且有所發展的，只是其間的比重關係與十年前不同。

3

六八年是知識青年——學生運動主動，政治運動、革命思潮（通常透過一些「極左派」團體）帶頭，工人和其他羣衆運動被動（法共及總工會在當時的角色其實極不光彩

，曾被廣泛指責「利用革命」和「叛賣革命」。只是十年後，法共眼見「一九六八」在社會上始終具有「革命權威性」，而它本身爲了適應經濟危機中當選機會大增，必要加強在羣衆心目中的活躍形象，因而一方面盡量在宣傳上將自己打扮成「五月革命」的中流砥柱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出書檢討承認「黨」在當年「犯了錯誤」。而七八年，則是工人階級相當主動（這是法共較幾年前「積極了」的重要原因）。經濟罷工結合著「左派選舉聯盟」（共左黨、社會黨、左翼激進黨）在競選上的聲勢（雖然三月選舉是受了挫折，「聯盟」也鬧內鬨——左翼激進黨的前主席法布爾（FABRE）甚至跑了去替總統德斯坦做「研究」——但他們的潛力仍是在增長中的），成爲當前法國社會某種「左傾化」現象的主要動力，而學生運動、「極左派」運動、反帝運動及其他政治運動（比如「反法西斯運動」，就是六八年所無的），雖一般地也有發展，但不是顯出疲態（學生運動）、宗派傾向（「極左派」運動），就是只擔當次要的作用（反帝反法西斯運動）。這種因素間比重關係的變化，決定了新浪潮的形式將不同於「一九六八」，而可能是在不太長的若干年後，在法國出現一個近似智利阿連德「人民陣綫」式的民選「左派聯合政府」——也許連這樣的局面也形成不起來，要看國際、法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展情況（產油國於去年底宣佈石油今年再加價，伊朗反美反「沙皇」革命的初步勝利，都加劇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現代物質生活總動力——石油的緊張，從而加劇它們內在社會矛盾、階級矛盾的激化——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革命問題的一些基本論斷，實踐證明沒有過時），要看其他國家、尤其西歐鄰國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



(比如意共一旦在意大利上台——它的機會要比法共大得多——將有利於法國人心「左傾化」。「歐洲共產主義」內都必然是互相推動的。又如今年二月英國工人發動了一九二六年以來最嚴重的大罷工浪潮，顯然亦是法國鋼鐵工人決定採取強烈鬥爭形式的鼓動力之一)。即使假設「左派聯合政府」能夠出現，但法共、社會黨能否在各派社會主義力量、總工會及其他中、下層階級羣眾力量共同努力之下，通過「結構改革」式的「和平和合法的革命」(恩格斯語)，克服資產階級與反動勢力的必然反撲(貪污的、非法的、經濟政治的、軍事暴力的)，將法國社會逐步引向所謂「往社會主義之路」，還是再一次重覆智利式的悲劇或葡萄牙式的失敗，那仍是存在著兩種可能性的。在另一種發展情況下，於某些關鍵問題的環節上，又可能必須青年學生運動、「極左派」運動、反帝反法西斯運動等帶「先鋒隊」性質的因素，承担起決定性的功能；而法共、社會黨之類事實上「建制化」了的「羣眾黨」，在某些重要的革命問題上，却可能完全無能！！——這是法國一九六八年的經驗教訓，也是葡萄牙一九七四年革命以後中途而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我們翻過近幾十年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，實在不能不確定這樣一個事實和趨勢：社會的「經理人」功能與「先鋒隊」功能，是越來越分家，越來越區別開來，越來

越需要一種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「功能多元化」——首先以「民主化」作條件前提。「民主選舉」，不過是選「經理人」；「人間革命」，却永遠是「先鋒隊」開路的——這些人自身可能頭破血流、身敗名裂，但總之在客觀歷史上開了路；而「經理人」，却必須穩實平當，照顧多數羣眾不致頭破血流。「民主化」——「功能多元化」的社會主義，不僅符合辯証法，而且符合社會既需要「經理人」、亦必需「先鋒隊」的真實。無論「先鋒隊專政」或「經理人專政」的社會主義，都只能權宜於一時，長久則終於帶來社會僵化，因為二者無論那一種，都扼殺了某些「活」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功能因素。這方面，包括法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——「歐洲共產主義」，從歷史的眼光看，或許會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目前的僵化，帶來某種轉機！

4

在法國應該可以這樣說，現在是處於兩個革命高潮之間。一九七八年，工人罷工此伏彼起其公共事業職工如郵政、電力、鐵路、地下鐵、巴士、機場、市政清潔、……等。巴黎市長 CHIRAC 曾一度迫命令海軍暫代掃街，工會團結有所發展(主要是法共政治局委員 GEORGES S'EGUY 作總

書記的 C·G·T·與基本上受社會黨影響的 C·F·D·T·兩大全國性總工會)，五月間反對法國出兵札伊爾的大示威、六月間反對法西斯主義復活的大示威(法國目下也有所謂「民族陣綫」的新法西斯組織)、九月間反對美帝支持伊朗「沙皇」進行萬人大屠殺的大示威(據巴黎「伊朗學生聯會」發出的消息，伊朗王於九月九日一天在德黑蘭殺了一萬人，而法國第一大報「世界報」的報導，也說殺了 3300 多人。這實是引致伊朗王在不足半年後場合的直接近因)，都表現了法國絕大部份左派組織的反帝反法西斯團結[示威遊行規模各在一萬五千至兩萬人之間，法共、社會黨、「托派」幾個組織、「毛派」中親阿爾巴尼亞的組織、無政府派等都打明旗幟參加了；在反伊朗「沙皇」示威中，法共總書記馬歇爾(GEORGES MARCHAIS)更親自在法共行列前帶頭，而七十有多、目盲身朽的沙特，也參加了遊行)。十一月間的移民勞工(主要是阿拉伯工人)反對警察種族迫害、反搜捕的萬人大示威，以及數萬學生反對以合併於巴黎「第十三大學」為名、實則結束成立於一九六八年革命中的「第八大學」的大示威(罷課學生一度佔校，與「防暴隊」衝突)……在在說明，法國社會表面上的正常運轉雖仍維持著，但內裏其實一天天走向動亂，一天天醞釀著新的革命浪潮。

5

目下關鍵的問題在經濟，去年僅五月份和六月份，巴黎及其附近地區便有 854 個企業倒閉；去年前半年，馬賽及其附近地區亦有 229 個企業宣佈破產(一九七七年只有 173 個)。全法國，一九七七年倒閉的企業達一萬四千個，去年更肯定超過此數，甚至在歐洲市場响噓了數十年的法國「棉布大王」——布塞克(BOUSSAC)「紡織王國」也於六月破產垮台[其附屬企業，著名的「狄奧」(DIOR)時裝公司、「震旦披」(L'AURE)亦已拍賣轉手)。去年十二月一日以後，法國政府完全取消了實行四十年的工業產品價格限制政策(目的是增加資本家利潤，刺激一片頹風的工業)，導致原已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進一步惡化。而鋼鐵工業的危機，則更是當前法國經濟危機裏的最大危機：去年九月德斯坦政府決定制定「拯救計劃」時，洛林省五大鋼鐵企業(年產鋼 1700 萬噸，僱用工人過十萬)的負債總額，已達 380 億法郎之鉅了！正是德斯坦——巴爾的這個所謂「拯救計劃」，一方面將法國鋼鐵工業直接置於局部「國有化」及金融壟斷資本之下，另一方面大規模開除以萬計的鋼鐵工人，遂導致今年二、三月間戰後以來首次的鋼鐵工人暴動(從洛林的工業中心一直蔓延到巴黎)，而且在法國其他地區的城市工人中，亦獲得響應。看來，法國社會的走向動亂化，可能會比人們估計的進程，更要快一點來臨！